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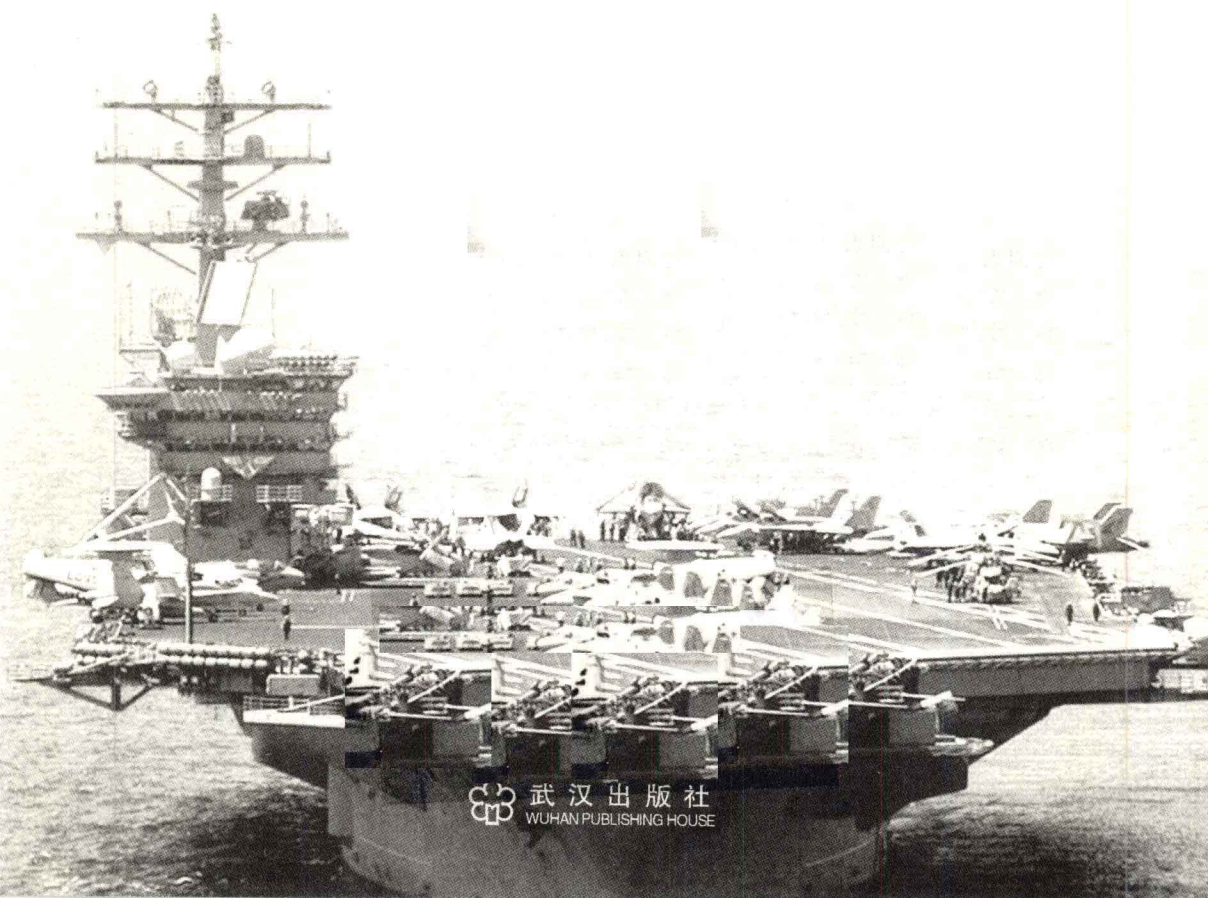
BURNING SEA 燃烧的海洋A

· 中国海军世家铁血战记 ·

谭琼辉◎著

BURNING SEA 燃烧的海洋A

谭琼辉◎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燃烧的海洋/谭琼辉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430-5737-1

I. ①燃… II. ①谭…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5230 号

著 者:谭琼辉

责任编辑:雷方家

封面设计:怡风轩·雷雨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18 字 数:390 千字 插 页:2

版 次: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9.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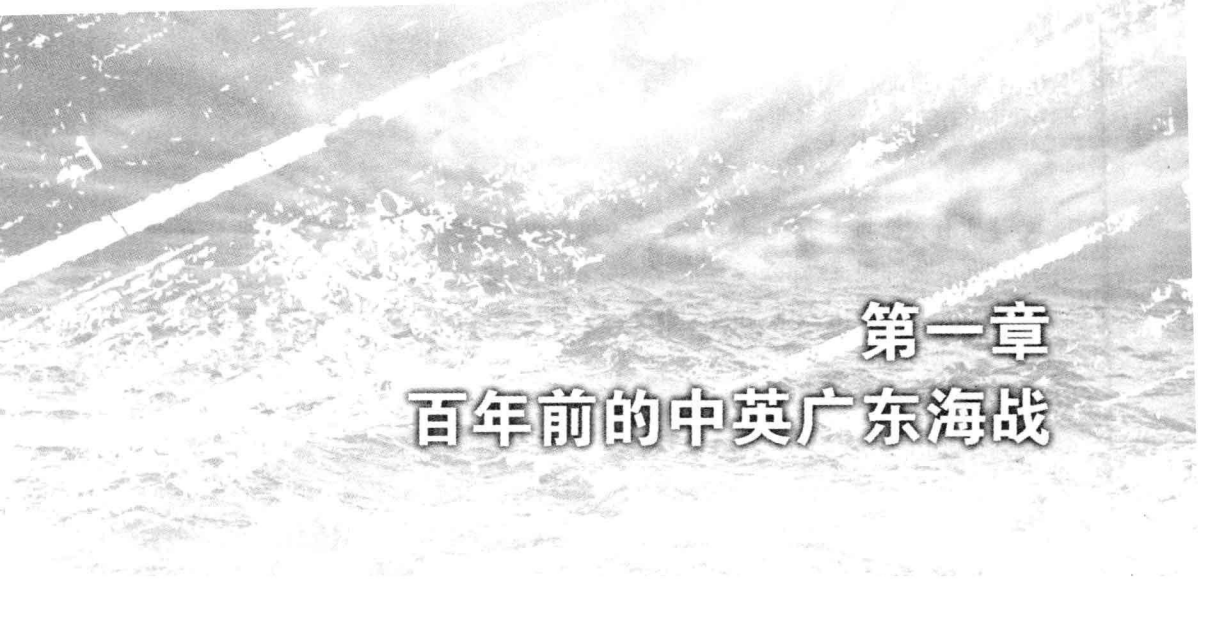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百年前的中英广东海战	001
第二章	英国海军学院毕业的中国人	005
第三章	夜色逃亡	015
第四章	深山里的兵工厂	022
第五章	危机四伏的重庆陪都	031
第六章	遭遇小鬼子	039
第七章	惊心动魄的驼峰航线	051
第八章	海上遇险	060
第九章	重返英国海军学院	072
第十章	怒火中烧的英国海军学员	080
第十一章	第一支走出国门的中国海军	088
第十二章	海上飘荡的战争气息	095
第十三章	“肯特号”，出击！	101
第十四章	“沙恩霍斯特号”战列巡洋舰	108
第十五章	争抢北极航线	116
第十六章	举世闻名的北角海战	123
第十七章	不曾远去的舰队	131
第十八章	中英海军学员间的冲突	139

第十九章	再见艾丽莎	145
第二十章	与“平海号”同沉入海的父亲	151
第二十一章	英国军舰上的实弹演习	157
第二十二章	飘扬的米字旗	164
第二十三章	目标：挪威阿尔塔港	170
第二十四章	跨越危险的海上雷区	176
第二十五章	潜艇和深水炸弹	183
第二十六章	沉没的德国海上“巨无霸”	189
第二十七章	被揍扁的美国海军士兵	195
第二十八章	迟来的信函	202
第二十九章	英国本土舰队副司令	208
第三十章	1944年6月6日	214
第三十一章	参加诺曼底登陆作战的中国人	220
第三十二章	鲜血染红的海水	227
第三十三章	最长的一天	234
第三十四章	思乡	241
第三十五章	攻占巴黎	246
第三十六章	回南京	252
第三十七章	下令抢劫渔船的国民党海军高官	258
第三十八章	国民党培养的海军力量投奔共产党	265
第三十九章	闯入长江的英国炮舰	271
第四十章	“紫石英号”事件	278



第一章 百年前的中英广东海战

浩瀚的广东海面,炮声隆隆,鲜血横流。当英军四艘军舰长驱直入,直捣广东大角、沙角炮台时,清廷最初以“扶仪”为由,按兵不动,导致珠江第一道防线迅速失守。

道光皇帝为固国威,保住自己的大清江山,这才降旨对英军作战,并从全国各省紧急调兵前往广东,大有与英军一决雌雄之势。时任绿营兵“营千总”的沈天北临危受命,不得不别离妻儿老小,被调往广东战场。

夕阳缓缓西沉,浓浓的硝烟掩住了明亮的天空,这个夜晚,似乎注定要发生一些不平常的事。不久,一艘幽灵般的英军军舰穿透了弥漫在海上的硝烟,悄然出现在广东海面。这艘被称为“复仇神号”的军舰在海面徘徊多时后,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开始向下横档岛进发,然后把150名步兵和3门臼炮运到岛上,并架起了火炮,准备向中国守军第二道防线发起进攻。

翌日一早,英军首先向防线炮台开炮,企图第一时间实现火力压制。随后,10余艘舰船在“复仇神号”军舰的火力掩护下迅速驶入海面,向中国炮台阵地进发。

英军军舰如入无人之境,下午1点半钟,两艘英国舰船运送陆军迂回到上横档岛后面上岸,同清守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负责这片炮台阵地的第一道防线统帅便是沈天北,他正在炮台边指挥士兵奋力抵抗,满脸血污,声音都嘶哑了。在他的指挥下,清守军已经连续击退了英军多次进攻,但无奈英军火力太猛,中国守军仅靠几门火炮支撑了这么久,很快便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千总,敌人就要攻上来了,炮台守不住了!”炮台士兵的号叫声如惊雷炸响,沈天北非常清楚当前的局势,但战事就在眼前,他们无路可退,这一退,估计所有的防线就如大江溃堤,一泻千里。

“所有大清将士听令，人在炮台在，我会跟你们同生死，就是死也要死在炮台上，谁敢临阵脱逃，别怪我沈天北不念旧情！”沈天北扯着一副已经沙哑的嗓子怒吼着，遍体鳞伤，眼睛都被燃烧的火焰烧得血红，全身上下沾满了鲜血，几乎没有一处肌肤是完整的。

炮弹不停地炸开，炮台边已经倒下了无数清军将士，但一批又一批士兵拥上炮台，用血肉之躯捍卫着脚下的疆土。

“给我打，狠狠地打，进退都是死，我们只有打败敌人才能活下来。”沈天北声嘶力竭地怒吼着，受伤的手臂疼痛难忍，鲜血已经染红了他的身体。

英军的军舰一步一步向炮台逼近，眼看就要靠近岸边，沈天北瞪着血红的眼，怒火中烧，突然一把推开炮台上的士兵，亲自扭转炮台，炮口对准了英军军舰。

“填弹！”随着一颗炮弹被塞进炮膛，炮弹向着目标呼啸而去，准确落在一艘英军军舰上，目标船板侧翼被炸开一个大洞，数名英军士兵被热浪掀起，哀号着四散逃跑，很多人落入海中，在挣扎中死亡。

遭受重创的英军军舰无法继续前进，只得暂时停止前进。另外军舰上的英军见状，一边营救落水的士兵，一边向中国守军发起了更猛烈的攻击。

“真是痛快，兄弟们，就像我这样打，让长毛鬼尝尝咱们大清朝将士的厉害！”沈天北仰天长啸，满脸豪情地面对敌舰上手忙脚乱的英军，不由得哈哈大笑。

此时，生死对他而言已完全不重要，他唯一的愿望就是阻挡住敌人前进的步伐，保住脚下的这片土地。他感觉自己也像一枚即将发射出去的炮弹，随时准备冲向敌人，在敌人的军舰上炸开。

英军的攻击更为猛烈，他们仗着强大的火力，已经一步步逼近岸边，随时准备登陆。

沈天北驻守的这座炮台可是防线的关键所在，如果被英军霸占，广州城将危在旦夕，大清朝的南大门也将成为一道空门。

与此同时，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也在靖远炮台指挥士兵沉着还击。

“千总，撤吧，守……守不住了啊！”一名中弹倒在血泊中的战士挣扎着站起来，再次奋力爬上了炮台，但一下没支撑住，整个身体粘在了已经被烧红的炮台上，顿时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毙命前喊出了这句话。

沈天北目视着将士们在面前一个个倒下，内心在剧烈地颤抖，但他紧紧地咬着牙关，残留的人性早就被敌人的炮火毁灭。他双目中射出道道愤怒的寒光，扫视了一眼遍地的尸首，倔犟地回过头去，继续指挥将士们向敌人开炮。

狼烟遍地，满目疮痍！

这时候，战斗已经持续到了傍晚，双方损失惨重，但是英军终于凭借着强大的火力掩护登陆了。

“轰隆！”被烧红的大炮炮筒因为过热，在沈天北身边爆炸开。沈天北怒视着已经登陆的英军，胸口剧烈地起伏，猛然拔出腰刀，冲将士们大喊道：“生不能丢炮台，死不能丢骨气，即使拼尽身家性命，也定要阻拦住敌人。国不能亡，寸土不能丢，我大清朝不能毁在今日啊……”

一场惨烈的肉搏战开始了。

沈天北挥舞着腰刀，像一架杀人机器在敌群中左冲右突，杀得敌人嗷嗷直叫。他本就是学武出身，父亲曾为当朝武状元，自己也得到父亲真传，练就了一身好武功，在敌群中迅速晃动的身形如风如雨，杀得敌人根本摸不清方向。

与沈天北一起驻守炮台的士兵已经所剩无几，但面对强悍的英军，没有一个人临阵脱逃，他们用鲜血筑起了一道永不倒的钢铁城墙。但这只是暂时的、没有任何效果的阻拦。沈天北虽然勇猛无比，但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体力渐渐不支，加上之前已经受伤，此时又被砍了两刀，动作渐渐慢了下来。

正这时，又一群如狼似虎的英军号叫着向他冲了过来，他鼓足一口气息，动作疾如闪电，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抓住近前一名英军士兵挡在自己身前，继续奋力阻拦着敌人的进攻。

但此时与他并肩作战的所有守军都已躺下，血流遍野，浩瀚的天际之下只剩他一个人仍在挥舞着大刀孤军奋战。

也许是被沈天北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所感染，英军统帅突然下令停止进攻，神情漠然地走到他面前，用非常拗口的汉语说道：“你的国家已经只剩下一具腐朽的躯壳，而你却是我在战场见过的最厉害的勇士，所以我从内心里非常佩服你，如果你现在投降，我可以保你不死。”

满脸血污的沈天北仍然挟持着一名英军士兵，只剩下两只明亮的、倔犟的眼睛还能证明他活着。在他心里，腐朽的只是一个时代和一个王朝，但国家却永远不会腐朽，更不会灭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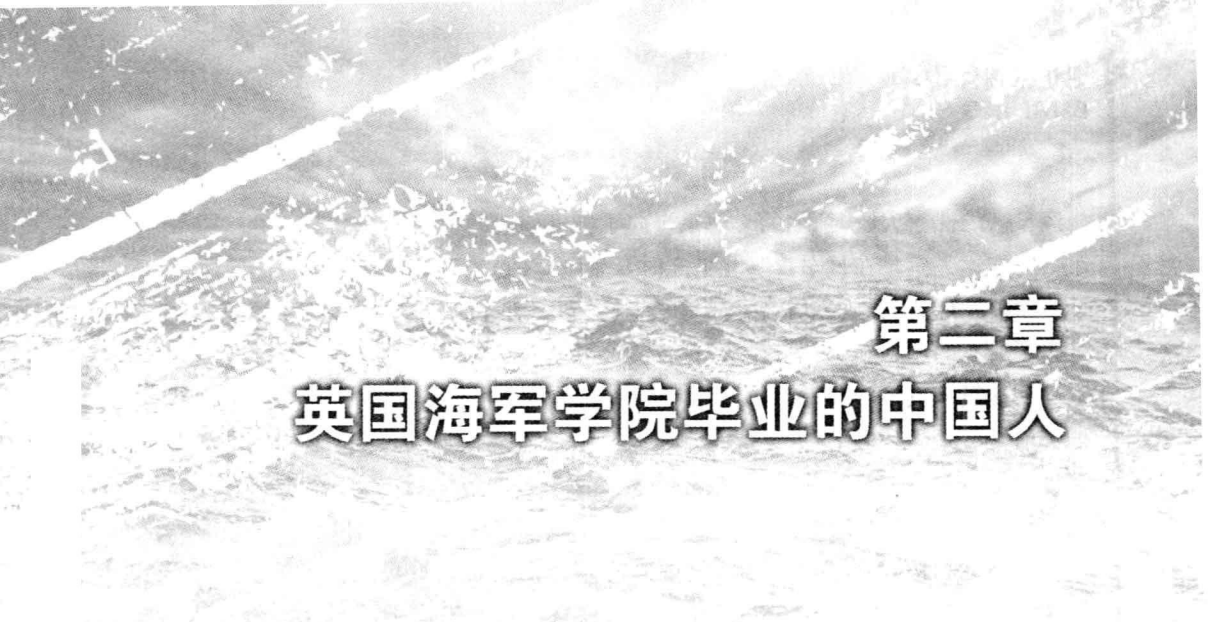
“哈哈……你们这些洋鬼子、强盗，我沈天北岂是贪生怕死之辈？今日就是落得个死无全尸也绝不会投降！有本事就过来取下爷爷的人头。”沈天北仰天狂笑起来，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全然没有一丝恐惧之色。

英军统帅向四周看了一眼，似乎很无奈，摇了摇头，又继续说道：“我很希望你跟这样的英雄做朋友，既然你不愿意投降，那我现在也改变主意，只要放下我的士兵，你就可以离开。”

沈天北岂能受生之诱惑，两军交战，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投降对他来说是万万不可能的。他又回头扫视了一眼遍地战死的将士，冷冷一笑，轻蔑地说道：“我沈天北岂是苟且偷生之人，宁死也不会受你招降！”他此时已经抱定必死之心，话音刚落，一刀割断了洋鬼子的脖子，然后挥舞着刀向英军统帅冲了过去。英军统帅大骇，急忙往后躲去。一群英军冲了上去。

沈天北突然站住，手中仍然紧握着腰刀。他慢慢低下头去，看着插在自己肚子上的无数刺刀，嘴里喷出一股浓浓的鲜血，但他仍然向敌人无力地挥舞着腰刀，眼中渗出了浑浊的泪光。

“狼子野心……我泱泱中华，岂容鼠辈横行！”沈天北终于支撑不住，缓缓地跌倒在地，但仍然双目圆瞪，仰望着硝烟笼罩的天空，脸上洋溢着有一丝平淡的笑容。



第二章 英国海军学院毕业的中国人

百年中华,历经沧桑,中华儿女用鲜血和生命在历史的画卷中刻下了一道永远也无法抹去的印记。

苍天有眼,把这一切都永远铭记在了史册!

华夏大地经历了一场浩劫,转眼间到了1924年。

飘摇的中国北平,这座成就了多少帝王梦想的古城,曾经是多么的辉煌,此刻却陷入一片死寂中,如一位满面憔悴的妇人,在风雨中飘摇。

从北平城往东不远,一座四合院安静地矗立在街边。四合院虽然渐失了往日的辉煌,但外表透露出的色调仍能让人联想到它昔日的繁华。这座四合院是从清代传下来的,门前悬挂着一块硕大的“沈家大院”匾牌。

百年过后,就在今夜,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这座四合院又增添了一个大胖小子,取名叫沈航。

这个小孩便是沈天北的曾孙。

沈航生下来起从未笑过,却生得一副好模样,人见人爱。他的父亲沈天卓觉得奇怪,便找人给他算了一命,卜卦前程。算命先生说,沈航虽然不善言笑,却天生一副富贵相,但命中注定多磨难,如需化解,须飘洋过海,方能保得平安。

沈天卓本不太信,但为保儿平安,也只得做好打算,在沈航年满17岁时便被送往英国留学,也算还了算命先生那句“须飘洋过海,方能保得平安”的夙愿。

这是沈航第一次出国,漂泊过后,两年后归来。

在国外独身闯荡了两年,年轻的沈航变得更加成熟,吸取了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加上一脸的络腮胡子,非常成熟稳健。

然而,此时的中国大地仍然笼罩在一片残酷的战火之中,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大肆杀戮抢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最困难时期。

当回到家乡了解到这些情况时,他的内心充满了无尽的痛楚,尤其是看到已

经没落的沈家大院时，他的心似乎走向了极度崩溃的边缘。

沈家大院是在日军攻陷北平之时开始败落的，随后渐渐衰变得一贫如洗，像一朵鲜花似的，怒放过后终于耗尽年华，生命无情地逝去。主人最后也不得不辞去了所有的用人和丫鬟，这一切都宣告沈家大院从辉煌走向了败落。

沈航从英国回国后，只身回到了北平家中，这时才从母亲口中得知父亲于半年前被日军炸死的消息，连尸首都未找到。望着病怏怏的母亲，沈航心如刀绞。母亲带他到祖宗灵牌前跪下，祭拜了父亲和祖宗牌位之后，又交给他一个盒子，他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一把短剑和一封信。

“这是你曾祖父留下来的，信中内容是曾祖父走上战场之前的遗言。作为沈家的子孙，都必须继承曾祖父的遗训，你自己打开看看吧。”母亲已经病入膏肓，如果不是为了等沈航回来，恐怕早就撒手人寰了。

沈航读着曾祖父留下的信件，这个不喜言笑的年轻人，顿时泪流满面。

这个盒子其实是沈家北当年受命前往广东时留下的，他出发时好像就已经预料到了此行的结局，因此在信中写道：“清廷政府腐败无力，久病之顽疾，吾心激愤。无奈国难当头，清廷恐难抵外敌入侵，值此以心报国。此去广东抗敌，即已做好赴死之心，望沈家世代子孙勿忘国仇，承续沈家之英志！”

沈航双手托着信件，读了一遍又一遍，托在手中感觉如有千斤之重。他未从亲见曾祖父的音容笑貌，却觉得近在眼前，伸手便可碰触。他也是直到现在才知道，父亲当初要送他前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学的真正原因。

“航儿啊，娘亲久病在身，终于活着见了你最后一面，已经知足了。娘在世之日恐怕不多，后世子孙需谨记祖宗遗训，不得给沈家丢脸。娘希望在百年之后，可以有颜面去见沈家的列祖列宗！”沈航的母亲说完这话便撒手而去，只留下他一个人孤独地活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上。

怀着悲恸的心情，简单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后，望着空荡荡的沈家大院，沈航却陷入迷茫，不知该如何继续今后的生活。

当晚，他做了一个好长的梦，在梦中见到了曾祖父，还有自己年少时跟父亲嬉闹的情景。一觉醒来，天还未亮，他再也无法入睡，却忆起了父亲。父亲在他心目中是非常慈爱的，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喜欢带着他去附近的河里游泳。

“我怕，我不要游泳！”他记得父亲第一次带他下水时，他一碰到水就吓得乱踢腿，父亲却非常严厉地批评他：“我们沈家的老祖宗可都是学武出身，虽然到了现在已经差不多荒废了功夫，但到了你这一代怎能连水都怕了？你曾祖父当年在广东打英国海军时，那可是以一敌百啊，那种精神可是被世人景仰、万众尊敬的，我们作为沈家后代子孙，万万不能丢了沈家的脸。”

想起父亲,太多的往事又浮上心头,一种既温馨又痛苦的滋味涌到嘴边。

突然,一阵轰隆隆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回忆。一打开门,一群恶狼般的日军宪兵疯狂地扑了进来,不由分说便将枪口对准了他。

沈航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学时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所以面对这群日本兵,并不觉得惊慌。

“你的,什么的干活?”一个戴着眼镜的日军头目走到他面前,声音沙哑地问道。

沈航平静地回答道:“我姓沈,这里当然就是我的家!”

日军头目向四周扫视了一眼,冷笑道:“我们正在追赶一名奸细,有人发现他跑向了这里,我们需要搜查,请你合作。”

“奸细?你们是不是看花了眼?对不起,我刚才一直在睡觉,什么都没看到,也什么都没听见,这里是私人住所,请你们马上离开!”沈航直言快语,却惹得日军头目大怒:“如果不好好合作,用你们支那的话说,我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对不起,请你们离开。我再重申一遍,这里是私人住所,没有主人的允许,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进来。”沈航在英国学习时受过的民主教育在日本人面前却不起任何作用,对方冷冷一笑,一招手,两个日本兵立马架住了他。沈航想起了父亲的死因,心中更为恼怒,顿时大怒道:“这里是中国的土地,虽然你们日本人可以暂时用武力控制这里的一切,但你什么时候见过禽兽可以变成人的主人!”

“你说得对,这里确实是中国,但现在已经被大日本帝国占领,而且整个支那迟早都是我们的。嘿嘿,我现在怀疑你窝藏逃犯,带走!”日军头目面色立变,一挥手,沈航便被日本兵架着离开了房屋。

没有人知道,躲藏在暗处的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那群如狼似虎的日本兵离开后,才从黑暗中悄然现身。

日军宪兵司令部,守卫森严,没有人不害怕这个像地狱一样的地方,大街小巷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传闻,只要进了这里,不死也得脱层皮。

审讯室亮着一盏浑浊的灯,冰冷的空气污浊不堪,尤其是偶尔传来惨叫声,让人有一种毛骨悚然、近乎窒息的感觉。

沈航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他也没想到自己刚回国就会惹上日本人。他的目光冷冷地扫过站在近前的日本兵,这些刽子手在他心里已经被他一个个捏死。他知道自己并没有窝藏什么逃犯,所以脸上始终保持着一丝轻蔑的笑容。

“告诉我你的名字。”

“沈航!”

问他话的是一个中国人,此人身边站着刚才带他进来的日本宪兵头目。

“家住哪里?”

“北平。”

“我问你详细的住址!”对方的口气很生硬,好像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咀嚼着什么难以下咽的食物。

“沈家大院!”

“沈家大院?”问话者慢慢抬起头,盯着沈航的眼睛,语气中透出一股狐疑,那样子好像是想到了什么,过了许久才接着问道:“就是北平大街上的沈家大院?”

沈航冷冷地点了点头,对方马上又问道:“你的父亲是叫沈天卓吗?”

“家父确实是叫沈天卓。”沈航不卑不亢地说道,“不过家父已经过世很久了。我刚从英国回来,不知为何惹上了日本人,我是无辜的,希望你们可以给我一个说法。”

“这就对了,你的父亲沈天卓半年前就死了,没想到他的后人还活着,我一直在等你啊。”这个中国男子没有答理沈航,而是起身在日本宪兵头目耳边嘀咕了一会儿,然后命令日本兵解开沈航,把他带到了另外一间宽敞的房屋。

沈航感到疑惑,不明白此人跟父亲到底有何渊源,但他明白这个家伙跟日本人是一伙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你好,我叫曾一山,以后可以叫我老曾,或者是曾伯伯也行!”对方这时非常友好地向他伸出了手,而且笑容满面,俨然一个长辈。

沈航礼节性地跟他握了握手,扫视了一眼这间房屋,又开始打量起这人,身体微胖,脸上堆满肥肉,一双小眼睛挤在肉后面,让他想起了形容坏人的一个词:贼眉鼠眼。

“放心,这间房屋非常严实,我们之间的谈话除了我跟你之外,再也没有第三者可以听见。”曾一山笑着坐下,指着面前的椅子说道,“请坐吧。”

沈航闻言更感到疑惑,甚至有点忐忑不安,比之前在审讯室中的感觉还坏。

“实话告诉你吧,我跟你父亲很熟,甚至可以说是至交,以前还经常一起去北平街头的茶馆喝茶。我之前听你父亲提起过你,但一直未曾见过面,现在终于等到你回来了,所以我要把这个隐藏在心底的秘密告诉你:你父亲的死并非意外。”曾一山靠在椅子上,肚子微微凸起,声音中似乎带着淡淡的忧伤。沈航心里一震,顿时就懵了,他从对方话中听出了另外一层意思。他直视着曾一山那双貌似冷静的眼睛,沉声反问道:“难道家父的死另有原因?”

曾一山点了点头,面色凝重地叹息道:“当初日本人非常看重你父亲的能力,以及你们沈家在北平的影响力,所以希望他为日本人做事。但你父亲却断然拒绝,不过可惜的是,几天以后他就莫名其妙地死了。”

沈航仍然不明白眼前这人想说什么,思维在剧烈跳跃,父亲那张刚毅的面孔非常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中。

“你难道还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曾一山又沉声叹息了一声,无奈地说道,“其实很多人都能看出来,你父亲是死在日本人手里,是日本人下的毒手,所以我才说你父亲并非死于意外。”

沈航屁股下像被针刺了一下,霍地站了起来,感觉脊背上一阵发麻,心里有一团火焰正在熊熊燃烧。

“你叫沈航是吧,论辈分,你应该叫我一声叔叔,既然是这样,我们今天的谈话就不应该隐瞒什么了。”曾一山仍然稳稳地坐着,鹰一般的目光打量着沈航那张被愤怒占据的脸,“现在北平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不久之后,整个中国也都要沦陷,如果没有日本人做靠山,不管你有多大本领,或者你的家族有多么显赫,也没有任何发展的空间。你不是刚从英国留学回来吗?如果愿意帮我做事,我不会亏待你,而且保证你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所学和特长!”

沈航感觉有一只蚊子在耳边嗡嗡作响,当愤怒的表情从脸上慢慢消失后,他冷笑着问道:“是帮你做事还是帮日本人做事?”

“这个……不管你怎么说都行,因为我跟你父亲之间的特殊关系,我才跟你说这些。现在国家的情况很复杂,大家都是为了生存,为了有口饭吃,为了能活着。你喝过洋墨水,应该比我更加清楚目前的状况。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日本人不给你饭吃,即使不被他们杀死,早晚也得饿死。”曾一山面无表情地说道,那样子像一个绅士,却让沈航感到一阵恶心。不过他没表现出来,想了很久才说道:“你说得对,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会考虑你说的话,不过需要一点时间。”

“很好,你比你父亲聪明多了。我想如果我们合作的话,绝对可以干出一番事业。”曾一山显得非常激动,肥硕的身体慢慢地站了起来。

沈航耍了一点小聪明,他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当他从曾一山口中知道父亲的真正死因时,内心早已被愤怒完全占据。当他离开宪兵司令部时,犹如脱胎换骨了一般,很多的迷茫瞬间解开,虽然仍然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如何继续前行,但有一些微妙的想法慢慢涌上心头,那也许就是他今后的人生目标:为父亲报仇。

他走在街上,突然感觉身后有异常,凭直觉,身后一定有人在跟踪自己。

沈航回到家关上门后,来到了祖宗灵位前,望着一排排灵牌,突然感觉内心

是那么空虚。刚刚回来就遇到这么一摊子麻烦事，他越来越觉得前途艰难，虽然想为父亲的死讨一个说法，却仍然像站在一片浓雾中，分不清方向。

“父亲，您能告诉我，前面的路到底该如何走吗？我今天才知道，是日本人害死了您，孩儿无能，一时无法为您报仇，但孩儿发誓，总有一天定会为您报仇雪恨！”沈航跪在地上，伤感不已，这个才19岁的年轻人，第一次真正地感到了孤独和迷茫，那是自己在国外的两年时间里未曾品尝过的。

此时天已大亮，周围却寂静无声。近日来，日军宪兵司令部里风声鹤唳，军方声称遭到共产党渗透，四处缉拿可疑人士，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此时的北平大街上人烟稀少，除了偶尔匆匆闪过的像鬼魂一样的行人外，几乎难觅人迹。

沈航恨自己不能找到答案，当他慢慢起身时，突然感觉身后有一股冷风拂过，当即迅速转过身去，虽然自己身手不错，但仍然被突然出现在身后的人影吓得倒退了半步。

“你……是什么人？”沈航无法分辨对方是敌是友，所以双拳紧握，冷声质问。

“不用担心，我就是之前被日本人追赶的奸细。我想我们该是朋友，不然的话你早就不可能站在这里跟我说话了。”对方往前走了几步，才露出真面目，一张清瘦的脸，眼中装满了沈航读不懂的神情，穿着一身灰色的长布衫，说话的口气不怎么令人讨厌，但也难以让人真正分清善恶。

沈航心中一紧，仔细地打量了此人一番，面无表情地问道：“你怎么进来的？这里是沈家大院，私闯民宅可是……”

对方微微一笑，没等他把话说完便抢白道：“你刚才所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的父亲死在日本人手中，你想报仇却不知该如何下手，是这样吗？”

“你……”沈航倒吸了一口凉气，厉声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擅自闯入沈家究竟想干什么？”

“你应该相信我，我像是想害你的人吗？正因为我不是坏人，所以才会被日本人追杀；要是我真是坏人的话，你也早就不可能站在这里跟我说话了。生活在这个世道，只要是跟日本人对着干的人，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好人。”对方又往前迈出了一步，盯着灵堂上的牌位，沉吟了好久才又继续说道，“沈家大院在北平可是赫赫有名啊。当年你的曾祖父沈天北英勇对抗英军的事迹可是传得沸沸扬扬，街头小巷无不拍手称道啊。”

沈航以前倒听父亲提起过这些，此时感觉自己跟此人的距离慢慢缩短。听对方口气，好像对他曾祖父的事知道很多，这才缓和了神情，语气平淡地问道：

“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哈哈，鄙人姓余名世伟。”此人其实是国民党潜伏在北平的特务，专门洞察日军动向，没想到不小心泄露身份，遭到日军追捕，这才进入沈家躲藏。当他告诉沈航自己的真实身份后，才继续说道，“没想到我的贸然闯入给你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非常抱歉。”

沈航不想给自己招惹太多的麻烦，于是说道：“既然现在已经安全了，那么你可以离开了吗？”

余世伟从灵牌上收回目光，讪笑道：“你是在下达逐客令吗？实话告诉你吧，我之所以一直没走，就是想等你回来。”

“等我回来？”

“对，我想知道你是否平安。”

“我非常好，日本人没把我怎么样。”

“不，我看你一点也不好，你的内心很痛苦，因为你现在知道自己的父亲死在日本人手里，你心里肯定非常难受。难道你就真不想有所行动？为你父亲、为沈家大院做点什么？”

沈航沉默了，说实话，他当然想为父亲报仇，可是他根本不知该如何下手，何况他对目前的局势基本不了解，每走一步都是危险重重。

“我还知道你另外一个秘密。”余世伟接着说道，“在你离开后我查看了你的一些私人物品，了解到你的另外一些事情。”

“你……这里是沈家，你不可以随便乱动。”沈航又动怒了，所以口气稍微重了些。但对方根本不跟他计较，只是说道：“我是一名特务，要想活下来，每到一个地方，首先要做的事就是了解自己生存的环境，否则很快就会丧命。”

沈航没搭言，想听他还可以给自己找到什么理由。

“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我略微了解一些，这所学院在全世界可都是赫赫有名啊。”余世伟爽朗地说道，“既然我们现在能共处一室，说明咱们缘分不浅。再说了，你既然已经拿到了毕业证书，这两年的学业也不可荒废啊。国家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果我们不反抗，很快就会沦为亡国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都有责任来捍卫祖国的主权。”

沈航听得云里雾里，感觉对方无论说什么都好像深藏不露，需要他用一种跳跃的思维去揣测，最后却还是一知半解。

“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党国虽然跟共党之间也争得不可开交，但我们首先都是中国人，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反抗外敌入侵。”余世伟转身盯着沈航的眼睛，语重心长地说道，“而你也是一个中国人，你面对的仇人是

日本人,要想为你父亲报仇,靠你一个人的力量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你想要成就一番事业,想要重振沈家大院的辉煌,必须依靠国家,依靠我们的军队。”

“你想我加入军队?”沈航这下算是开始懂了。

“对,你非常聪明,不愧为沈家之后。我见你在面对日本人时也是从容不迫,当真是虎父无犬子,所以我想先让你知道一些事情。你在英国留学所学的专业对我们非常重要,现在党国正是需要用人之际,而且正在进行一些非常隐秘的事情,像你这样优秀的人才一定会非常受欢迎。这样跟你说吧,如果你愿意跟我走,我可以马上带你出去,而且你父亲的大仇在将来也一定可以得报。”余世伟这一招确实很受用,沈航开始动摇了,不过仍在犹豫。

余世伟是一个资深的特务,非常善于察言观色,他知道沈航已经动摇,但见他还在犹豫,于是又说道:“沈天北先生当年为了抵抗英国海军而英勇牺牲,你作为他的后人,面对外敌侵略、民族危亡之时,我想你不应该坐视不管吧。”

“望沈家世代子孙勿忘国仇,承续沈家之英志!”沈航脑海中又浮现出曾祖父信件中的话,大脑顿时像触电似的颤抖了一下,呆了半晌才问道:“你想带我去哪里?”

“这就对了,只要你愿意跟我走,我保证你一定不会为自己这次的选择而后悔。”余世伟非常高兴,“如果你答应了,那就赶紧收拾一下吧,等天黑我们就出发。”

沈航在做出最后的选择前,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他想知道到底是谁,或者是在谁的指示下杀害了他的父亲。

余世伟想了想才说道:“说实话,这里面的关系太复杂了,我目前只能告诉你,你父亲的死肯定和日本人有关。”

“那么曾一山呢?他是什么人?又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余世伟摇头道:“你应该看出来了,他现在在帮日本人做事,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你父亲的死既然与日本人脱不了干系,肯定也与他脱不了干系,不然的话,我想他也不会这么轻易地放你回来。”

“在离开之前,我想为父亲的死讨一个说法,不能让杀人凶手逍遥法外。”沈航脑子里闪现出“民主”的思想,却忘了这里已经不是英国。余世伟笑了起来,无奈地叹息道:“这里是北平而不是英国,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想找谁讨要说法?全中国被日军屠杀和伤害的人都想要一个说法,但谁可以给他们一个说法?你要记住,日本人是不会跟你讲理的,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唯一做的事就是用手中的屠刀和枪炮滥杀无辜,残害我们的同胞。”